



刘桃 主编

永远在身边

于丽红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永远在身边

于丽红 /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在身边/于丽红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0.10

(红颜知己系列文丛/刘桃主编)

ISBN7 - 5078 - 1919 - 1

I . 永… II . 于… III . 小品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1714 号

永远在身边

著 者	于丽红
责任编辑	何宗思
版式设计	叁陌工作室
封面设计	叁陌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68036519 68033508〔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宏拓电脑排版公司 黄彦兵
印 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A4
字 数	120 千
印 张	6.00 印张
印 数	3000 册
版 次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078 - 1919 - 1/I·167
定 价	10.0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002
009
017
026
034
043

走过 路过 不要错过
爱你 一生一世就够了
无言的爱恋
可以知道你的小名叫吗
将爱情进行到底
喜欢他就要嫁给他

054
066
076
078
082
085

瞳孔里的春天
我是美人鱼
青菜与维生素
母亲的婚姻和亲情哲学
能吃的女人
一张发票

090
099
104
117
119

只是一朵茉莉开
懒散的爱情
爱情标本
狂舞的青春
爱的释意

136

茶样的心事

139

都是蜻蜓惹的祸

145

一枚纽扣的传说

153

只想和他谈一次恋爱

163

去吧 去吧 放你一条生路

172

等待美丽的森林

1

Yongyuan aishenbian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认识小牵是在我的时装专卖店。小牵背着一个双肩小包，很悠闲地看服装。紧身的牛仔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修长的身材，散乱的头发也因了毫无妆色的面孔而越发自然。职业的习惯，我一眼就看中了她的整体气质。摄影师刘铭也看到她，用目光询问我，我点点头。

刘铭从楼上的工作室取出我刚刚设计好的一套时装，对小牵说：“小姐，这件怎么样？”

小牵将衣服展开看了看，没说一句话走进试衣间。推门出来的小牵无疑是光彩夺目的。我和刘铭忍不住一同发出赞许之声。

小牵照着镜子，很调皮地摆



了下腰身，转身问刘铭：“你们习惯把好衣服放到柜台里面吗？”

刘铭笑：“这套服装不在我们出售之列。”

“那为什么还要让我试穿？”小牵毫不掩饰自己的生气。

“是这样，我们刚刚设计了一系列时装，需要一名模特帮我们打响品牌，不知小姐是否有意？”刘铭解释着。

“模特？我？”小牵一下笑了，转身到试衣间换下服装，对刘铭说：“你找别人吧，我还要读书呢。”

“没关系，你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我赶紧说。

在我和刘铭的一再劝说下，小牵终于答应试一试。

化妆后的小牵很上镜，化妆师说小牵长着一幅明星面孔，身材又好，如果加入模特行列，不由她不红。小牵却不在意这些，她最终肯答应给我做模特，只是为了好玩。

小牵不是很上路，做惯学生的她一时有些放不开。但她的一言一行已莫名地套住我，让我不由自主地愿意为她承担任何麻烦。好在，小牵很用心。

小牵毕业那年，我们已经认识有三个年头了。在这三年中，小牵是我手中唯一的模特，我对她的喜欢已大大超过我对工作的狂热。我拼命地设计一套又一套不同款式的服装，无非是为了有更多的机会同她呆在一起。

我已习惯默默地注视她，在她不知觉的时候。

这种注视多了，堆积在一起，变成了心里的恐



红色经典系列

慌，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太过依赖小牵的一举一动，一喜一笑。我不知道没了她，我是不是还能设计出更好的服装，还能有更大的突破？这种恐慌越来越强烈时，小牵跑来告诉我，她暂时不想找工作，只想做一名专职模特。

这个时候，我的时装店因我在国内的几次得奖而生意大好，正扩展业务，完全可以留下小牵，但我最终还是将小牵介绍到本市最好的一家模特公司。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喜欢而自私地将小牵套住，她需要的是更蓝更无际的天空。

当然，小牵并不知道这些。在我忧郁而复杂的目光中，小牵欢快地跟着我给她介绍的经纪人走了。

小牵开始全国各地地跑，参加各种比赛和表演。偶尔过来，也只是坐坐，并不多聊。在小牵越来越红的时候，她也开始越来越沉默。我感觉得到她内心的慌乱和无助，但我无能为力，她已不是3年前什么都不懂的孩子了。她的身边流动着各种各样的公子哥和实业派人士，她的感情已成了这座城市大小报纸不断猜疑的新闻。我只能看着她独自沉默下去。我宁愿相信，她的沉默，是她保护自己的武器。

在这种彼此不再敞开心扉的日子里，我越来越明白，自己当初的恐慌并不是灵感太过依赖小牵的问题，而是我那时就已很清楚：小牵的美是属于社会的，她迟早都要离开我，独自去飞。

单恋是一种很痛苦也很自慰的感觉，我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从28岁一直单恋到现在。这对一个大男人来说也许很可笑，但我心甘情愿因这种可笑让自

己疼痛。我告诉自己：单恋总比什么人都不爱要好得多。

小牵已经很久没有过来坐了。大小报纸都在竞相报道她和一香港富商的儿子相恋的消息，说两个人共同为某某公司开张剪彩，为某次赈灾联袂义演等等。并登出两人在一起的亲密镜头，那个很年轻也很帅气的男孩子搂着小牵，笑得很开心。

刘铭将报纸拿给我时，我承认那一刻有丢心的感觉，整个人开始恍惚。可是，一个男人偷偷地单恋本身已是可笑且可怜的行为了，我不能让自己连最后的一点自尊也失去。我装着去倒茶，背对着刘铭说：“你注意到没有，小牵每次公众场合都穿我们品牌的时装。”

身后的刘铭什么都没说。等我转过身，他已扔下报纸，不知到哪儿去了。那一瞬，我才放心地落下泪来。认识小牵的时候她还太小，太天真，除了玩好象什么都不懂，我不忍心因为自己的“喜欢”而打扰她纯洁的世界。毕业后的小牵又是那般的迷人，我不可以利用她对我的信任而让她独属于我。她实在是一只美丽的小鸟，而我能够给她的天空根本就不足以让她尽情飞翔。

我一直一直以为，自己可以承受这一天的到来，可当真面对，才知道自己也不过是个需要疼爱的男人。

一个连单恋的权力都不再有的男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工作，要么喝酒。我选择了工作，拼命工作。我对自己说：虽然小牵已有男友，但她还穿我设计的服装，我要让我的每套款式都恰当好处地衬出她整体的美感——虽然，我明知道这美丽将更多

永远
在身边





地只为一个人，可我愿意她有悦己者，那总比我眼睁睁地看着机会与我相交而错要来得实际。

在我懂得珍惜的时候，我已经错过，我没有理由不看着小牵享受她的青春——我一次又一次地挣扎在报纸的消息中，一遍又一遍地这样说服自己。

这期间，小牵来过两次，我躲在刘铭洗照片的暗室中不敢相见。我害怕自己仅存的理智在小牵的目光中熔掉，我害怕自己的表白让小牵内疚。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说到底，最终的目的是要得到她。在男人的思维中，占有才是最原始最真的爱。可是，单恋的痛苦已将这爱升华，升华到静静地退守一旁，看她从容地迎接幸福。

我听到刘铭问小牵：“是不是打算结婚了？”

“报上不都这样说吗。”

坐在暗室的门边，听小牵轻柔的声音像风般缓缓飘过，那颗心，除了痛什么都感知不到。

我还能为小牵做些什么呢？我还能为自己深爱的小牵再做些什么呢？

除了一袭纯白的婚纱，我别无选择。

查阅了大量资料，我一心一意设计起来。

刘铭问我：“又在搞什么名堂？”

“给小牵设计一套婚纱。”我装着很开心的样子。

好象是寂静了许久，刘铭突然说：“你真的可以做到这般冷静地为自己喜欢的人做婚纱，而新郎又不是你？”

我惊然，扔掉手中的笔。原来，我的伪装并不成功，刘铭从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

“既然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说破呢。”我听



到自己的声音空洞地、不带任何感情地穿越整个屋子。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以为你不说只是在等她长大。可到现在我才知道，你根本就是没有胆量。”

“你不明白，小牵是一只需要自由飞舞的小鸟，而我又不能给她太辽阔的领地。我没有理由让她因为我的爱而放弃她应该得到的天空。”

“可再怎样飞舞的鸟也要有落脚的巢啊。你爱她，不是给她天空，而应是温暖的窝。”

“那又能怎样呢，她已经要结婚了，男方又那么优秀。”

刘铭笑了：“是不是太在意一个人就容易患得患失。包括相信报上的小道消息。”

我一下站起来。

刘铭看着我：“小牵一直没有男朋友，你根本就有机会，只是你太看重小牵，反倒变得缩手缩脚了。”

“小牵最近常到夜市去吃冰点，你不妨去看看。”

重重拍过刘铭的肩膀，我直奔夜市。哪怕不表白，共进一杯酒也是好的。

小牵果然在。很忧郁地坐在那里，面前的冰点只是一种摆设。

看到我，小牵略有些吃惊，任由我看着她，泪水不知何故流了出来。

我握住她的手。不管这泪水是为了谁，此刻，我是她唯一的安全，一如三年前的呵护。

许久，小牵恢复了平静。

“什么都不要听，只听一个人的声音，那个人的声音。”

顺着小牵的手指，我看到斜对面有一个卖塑料用具的小贩，他正大声叫喊着：“空前的价格啊，难得的机会，您走过、路过、可千万不要错过……”

那一刻，我僵住，浑身的热血一股一股冲击着我不敢跳跃的心。原来，小牵天天到这里来，只为听到那个人的高声叫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原来，小牵是在意我的。

紧紧拥住小牵，拥住我险些错过的幸福，30多岁的男人终于因为感悟，当街而哭。

结婚那天，我和小牵将从夜市买回的小塑料盆当成装饰品，反扣在卧室的墙上。小牵说，那里面有我们生生世世的许诺。



爱你一生一世就够了



嫁给丈夫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从没有对第二个男人如此用过心。可是，结婚之后，我发现这是错的。

结婚没多久，我开始在梦中无休止地和同一个男人纠缠。这个男人要么极忧怨地看着我；要么会从身后轻轻地拥住我。他从不说话，但他的轻拥让我从梦中醒来都能感觉到是一种生命之拥。这总是让我的心，痛而颤。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我终于害怕。我开始沉迷于梦中不愿醒来。我对黑夜的眷恋已胜过白天时的清醒。我渴望与这个男人沟通；渴望我和他的故事能于梦中有个了断；渴望我愧疚的



心能在梦中得到些许的安慰。因为，这个男人我是认得的，而且，一直对他怀有歉意。

文礼是我的高中同学，看到他的第一天，我们之间就有了说不清的感觉。那种感觉是神秘而喜悦的，我羞于他时刻跟着我的眼神，也喜于他不懂得遮掩的表露。可是，那个时候，我们都单纯得只懂得去对一个人好，却不晓得躲避伤害。

高一的下半年，文礼在一个课间坐到我的身边，对我说：“这个星期天我过生日，你来好吗？”我的直觉是拒绝，没有任何用意地。平时连话我都不敢同他讲，何况是去参加生日会呢。他很耐心，告诉我他请了好多同学，我不会感到拘束。可我还是拒绝了，我没有找任何理由，我在同学面前很干脆地回绝了他，我说：“我不去。”文礼在我身边默默地坐了许久，才轻轻地起身离去。我没有、也不敢看他的表情，我在心里对他说“对不起”。我是喜欢文礼的，只是这喜欢囚禁在心中。事后，我很想知道他的生日过得开不开心，可我不敢问任何人，我怕被谁看出我深藏心底的秘密。也因此，更不敢同他说话。

我们在一个班里一呆就是三年，若说这是缘分，其实也是刻意的要求。在高二分文理班时，很久没有同我讲过话的文礼在身后问我：“你报文报理？”我低头说：“我学理。”我是一心想学理科的，我一向讨厌文科中没完没了的背诵。而且，这也是父亲和家人的建议。可是，当我听到文礼对同学说他想报文科后，我还是犹豫了。突然间就有了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这感觉一点一点拧着我的心。长这么大，头一回对一个人是这般依恋。上报

的那一刻，我选择了文科，我要的，只是每一天都能够看到他，哪怕彼此间没有语言，我也会满足。然而阴错阳差，老师念文理选择时，我听到，文礼选择了理科。

回到家，偷偷地哭了一场，那一种心情有如是一朵花错过了一个季节。

第二天去上课，文礼却静静地坐在文科班的教室里。看到他，我是那般地欣喜若狂。我想，也许，他是在意我的。

然而这样的一种喜欢是不声张的，我依然不敢同他说话，不敢接他迎面而来的关切目光。他想了许多办法接近我，还因此换了好多次座位坐到我的旁边，但每一次，我都因心虚躲开了。我想我最终伤了他。我记得很清楚，在高考的最后一天，考完最后一科，我走出考校大门时，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一眼就看到了站在路边的他。他看我的眼神同在梦中时没什么分别。他就那样看着我，一直看着。他眼神的灼热让我因害怕择路而去。我以为，那时的自己无法给他厚重的承诺，可是，我却忘了，这一别，我们将无从相见。

现在，他突然出现在我的梦中，突然以他往日的忧怨眼神似近非近地看着我，与我纠缠于夜里，让我陷入迷离。每一个梦，每一次夜里的相对，都会让醒来的我，回忆曾经和他共有的每一个躲藏不及的眼神，每一句能够数得清的对话。每一天，我贪恋于梦，这贪恋缘于我在梦中找到了我再不会有最初的感觉，这感觉越真实，我越知我当初对文礼的伤害。

我是一个现实的女人，我清楚梦与生活是怎样



的两个世界，可是，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想他。我想见他，我想当面对他说“对不起”。已为人妻的我，在每一天的忙碌中、在与丈夫相互付出和依赖的日子里，我突然对最初的那段隐私心事倍感珍惜。那样一种心甘情愿，没有索取的等待，实在不是在社会中经过的人所能拥有的。我清楚，我所珍惜的正是我失去的。可是，我也别无他意，我想见他，只是想让自己最初的情感能有一个美丽的结局。

然而，我并不知道他的去向，在我的记忆中，有关他的最后消息是他考到了电影学院导演系。

梦，就那样无休止地纠缠着我，我渴望解脱。毕竟我是一个有家的女人，我爱我的丈夫。

文礼是在我心情异常烦乱时出现的。他找到了我的单位。文礼说：“你应该记得我。”没有惊喜，也没有害羞，我迎着他的目光说：“时间过得好快。”这是真的，我们都已经不再是孩子，他的目光也不再忧怨，他看向我的眼眸是成熟男人才会有的关切。

站在单位深长的走廊里，文礼说他常能看到我的文章，并因此知道了我的一切，包括我毕业于音乐系、包括我的婚姻。我客气地请他到家里坐坐，我说：“我真的真的很高兴你能来看我。”文礼说不用了，能看到我活得这么好就可以了。文礼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眼中的关爱像是久未谋面的兄长。文礼看着走廊的尽头说：“我这次来西安是拍一部片子，明天就要回东北老家了，有一样东西我珍藏了三年，现在想送给你留个纪念。”文礼说这句话的时候，递过来一个包装得非常整齐的盒子。我没